

江南“坎儿井”

陆春祥

江南“坎儿井”，其实是指桐庐县江南镇深澳村的完整古水系。

说深澳，得从申屠氏说起。

明成化四年（1468年），《桐南申屠氏宗谱》续修，作为该氏族的有名外甥，礼部尚书姚夔，必须要为外祖家写点什么，他这样说申屠氏的来源：

椒房在周代，相国在汉代，避地在新莽，迁居在宋之南渡，分派在明之初。

这基本标明了申屠氏简单的发展历程：周王室的后裔，申屠乃赐姓；汉初申屠嘉，与刘邦一起冲锋陷阵，都尉、郡守、御史大夫，后为丞相，封故安侯，“文景之治”中功绩卓著；申屠嘉七世孙申屠刚避王莽乱，由河西转巴蜀，最后徙居富春屠山（今富阳场口图山）；申屠嘉四十世孙申屠氏，生两子，次子申屠理，北宋元祐二年（1087年）出生，成年后入赘荻浦范氏，他就成了桐南申屠氏的始祖，俗称三一府君。申屠理长子申屠宁的第四子申屠祥，南宋绍兴廿三年（1153年），如他爷爷一样，入赘深澳徐氏之女，于是申屠氏在深澳村开枝散叶。现居深澳村的申屠氏，占全村人口的85%以上。

澳，本义为港湾，海边弯曲，可以停船的地方。而深澳，却不是深深的港湾，它虽邻近富春江，但还有些距离。一个说法是，当地百姓称“渠”为“澳”，因入地较深，故称“深澳”。说得通，反正是水边之地。

溪、澳、沟、塘、井，五个既独立又关联的系统，组合而成“坎儿井”。

深澳的古水系，有没有一个总工程师，这已经找不到准确的记载了，但从申屠氏的宗谱上看，他们居住的地方，就是一个澳口。就是说，此澳，应该开凿于申

屠祥来深澳之前，而申屠氏赖此水利系统，人口发展迅速，也势必会不断完善水系的开发和利用。五个关连系统，应该是不同年代根据需求逐步完成的。

看深澳村古地图，北面都是山系，山脚为环绕的溪流，南面也是山系，山脚也有环绕的溪流，大部分住宅在村东，地势高，而村西则相对为低矮的洼地，这几乎是一个畚箕形的平缓梯形，坡度不陡不平，由此构筑的水系，不急流也不停流，数百年来，都没有疏浚过，就是一个极好的明证。

二十五年前，我和邱仙萍一起合作，写过一篇关于深澳的长文，文章除了历史文化追源外，还有对古水系的描述。这几年，我又多次到深澳，周新华兄每次都热情陪同。他们周姓，也是深澳显姓，周敦颐后人，他做过县里的林业局长，写过《深澳》一书，对家乡的古水系，了如指掌，他对我娓娓道来。

富春江两岸的支流，支流的支流，如人身上的毛细血管一样，不计其数。发源于百步岭、里外阳山牛峰岭的应家溪，就是其中之一。应家溪也叫深溪、荻溪，水质极好，流经屏风源与青源，在环溪合流，再过徐畈、深澳、荻浦入富春江。还有一条洋婆溪，源出鸡足峰东麓，接应家溪上游的屏源溪部分水，分流引入，洋婆溪也汇入富春江。

应家溪、洋婆溪，就是深澳古水系的重要水源。

深澳先人的办法是这样的：在应家溪上游西侧，建一条长八百米的暗渠，在村东侧，将水自南而北引入村内。此暗渠，深入地下最深处达四米左右，宽一至

一点五米，高一至二米不等。这就是坎儿井的主体了。当地溪滩中，卵石成滩，且每一次洪水后，都有取之不尽的卵石，正好用来砌暗渠石壁的拱顶。这样高与宽的暗渠，需要疏浚时，人完全可以进出。

上溪头的汤家渡，就是此暗渠的澳头，由此出发，一路沿老街，曲里拐弯，共设七个澳口，每个澳口，都有数十平方米面积，比一般的井要大许多，且是深潭的样子，澳水清澈，时有游鱼嬉戏，以饮用为主。水流出村后，作村下青桥畈农田灌溉用。在第四涵洞处，有个分水澳，流向西面，经下街十字路口再向西，过怀素堂门前地下水澳，流向申屠宗祠以北田畈。

主暗渠终日终夜清流汨汨，它的上方却是老街，民房林立。每当夜深人静时，屋中人皆枕流安眠，然而，那流却是无声的，它们从源头来，日夜不停，任人们随时索取。而至下游沟渠，溪水们依然要抚慰各种庄稼。

人渠两安，就这么流了千余年。

要保持澳水的清洁，房前屋后的雨水如何排出？村民日常的洗涤怎么办？深澳古水系的第三个部分就是构筑明沟。明沟宽八十至一百厘米，深五十至八十厘米不等，自南而北，流经村民的房前屋后，穿越整个村落。水自屏源溪而来，在进水口设置闸门，以控制水量。明沟的水平时供日常洗涤，雨雪天带走地面流水，老房子天井内的出水口，都与明沟相通。

一个大村，数百幢房子，几千人口，仅靠一条暗渠，肯定不够用，深澳人的补水方法是建水塘与挖井。

蓝银坤

深澳的古水塘，建造得非常精致结实，水质清冽，不旱不涝。塘深数米，塘四周皆是卵石砌壁，青石板铺台阶，台阶自上向下延伸至水面，塘水与渠水相通，也建有进水暗渠与出水渠。村北的“八亩塘”，塘底建有一条长十五米、高一米五的卵石拱顶暗渠，塘水至今仍可饮用。村东的“新塘”，村南的“灰岗塘”，村西的“吃水塘”，都是原来的饮用水塘。而村西口的“大塘”，平时蓄水，兼作灌溉、消防，如今还是秀美的景观池塘。夏日里，荷花盛开，一片生机勃勃。

再说到井。井是深澳古水系的有效补充。比如六房井（州牧古井），挖掘于清康熙四十三年（1704年），井深二十多米。老人们回忆起井边的生活，满满的幸福感：酷热季节，往井口吊上一桶清泉，或饮或洗，消暑解渴。如果再在桶里放一只西瓜浸着，别提有多爽。

溪、澳、沟、塘、井，深澳真是一个澎湃的鲜活生动水世界。

宫商角徵羽，清波，奏出它四季迷人的交响曲。

又一个夏日，华新兄再陪我到深澳，在第二个澳口，卖柴道地澳口，我深入澳边。此澳口，中央电视台“远方的家”就在此取景，名气挺大。潭水清绿，阳光似乎直射到底，真有细鱼来回甩尾。抬眼见卵石壁，鹅黄而鲜亮，或许，它们一直被水汽氤氲湿润着，而从石壁上伸展着的藤蔓，则显得悠悠自在，它们无惧这酷热的季节。朝暗渠里探望，黑洞洞的，深不可测，只有缓缓流出来的明亮清波。

（转载自《文学报》2024年10月24日第11版）

兰石斋杂记（三十二）

说说书画家润格

中国的艺术品市场到清代已基本成熟，表现为字画的一级市场十分活跃。许多书画家把艺术与谋生紧密联系起来，以“扬州八怪”为代表的画家群甚至把自己的生计完全寄托在出售字画上。所以书画家出润格由来已久，润格，往往是颇具文采之名手打造，是研究书画家一生不可或缺的资料之一。

最有名的润格应该是郑板桥的润格，全文如下：大幅六两，中幅四两，小幅二两。书条、对联一两。扇子、斗方五钱。凡送礼物、食物，总不如白银为妙。公之所送，未必弟之所好也。送现银则心中喜乐，书画皆佳。礼物既属纠缠，赊欠尤为赖帐。年老神倦，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。画竹多于买竹钱，纸高六尺价三千。任渠话旧论交接，只当秋风过耳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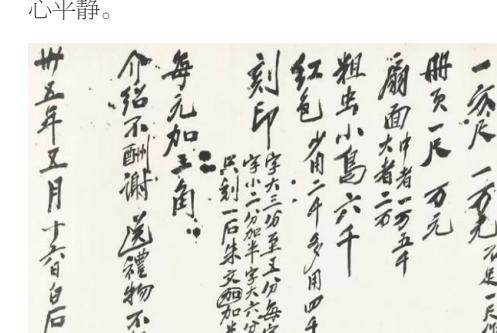
可以想象，当年郑板桥润格的公布，在扬州引起了多大的轰动。鄙夷者有之，赞许者有之，诋毁者有之，但更多的人却在微微一笑中接受了书画市场的这一悄悄革命。郑板桥雅极而俗，出此笔榜，将长期笼罩在艺术市场上的酸溜溜的腐臭气息扫荡一空。其实，追溯根源，真正张榜公布润格的第一人并非郑燮，而是明朝遗老戴易。此公为了筹款葬友，“榜于门，书一幅止受银一钱，人乐购之。”用此办法，戴易最终筹集了银子，相地葬友。只是戴易卖字不在闹市，所以才让郑板桥独领风骚了。

近现代书画家大致都有润格，其中不乏有趣之作。我就喜欢黄永玉先生的润格：“……老子之画作、书法，原就不佳，无根基，无师承，无章法，三无之下毫无看头，而诸渊雅君子要买、要收藏，老子大为得意。大翘尾巴之余，不免想到诸君子甚为不值之处，为防诸君子日后悔，醒觉上当受骗，后果当不由老子负责也。为了搞活经济，使全国人民都笑起来，兹将本年润格规矩开列如下：一、画作每尺三万，议价者加倍。二、书法每尺一万，小楷另议。三、送食物、画材纸张、古董、旅游纪念品，冀图混账求画者，拒收礼物，白眼相对，反复纠缠者，以舍下三级恶狗欢送出门。四、命题作画，请预付画款半数作为订金。五、若系生人冒充老朋友者，酌收谈话费，本宅一级恶狗欢送出门。”永玉先生诙谐霸道之气由此可见，相信一般人物是不敢贸然充脸熟而与先生套近乎的。

当然，书画家各有所长，所出润格大多会根据自身情况，列出不应之项目。马一浮先生常以书法来维持生活，但润格中明确表示“祠墓碑志、寿序、寿联、市招，一概不书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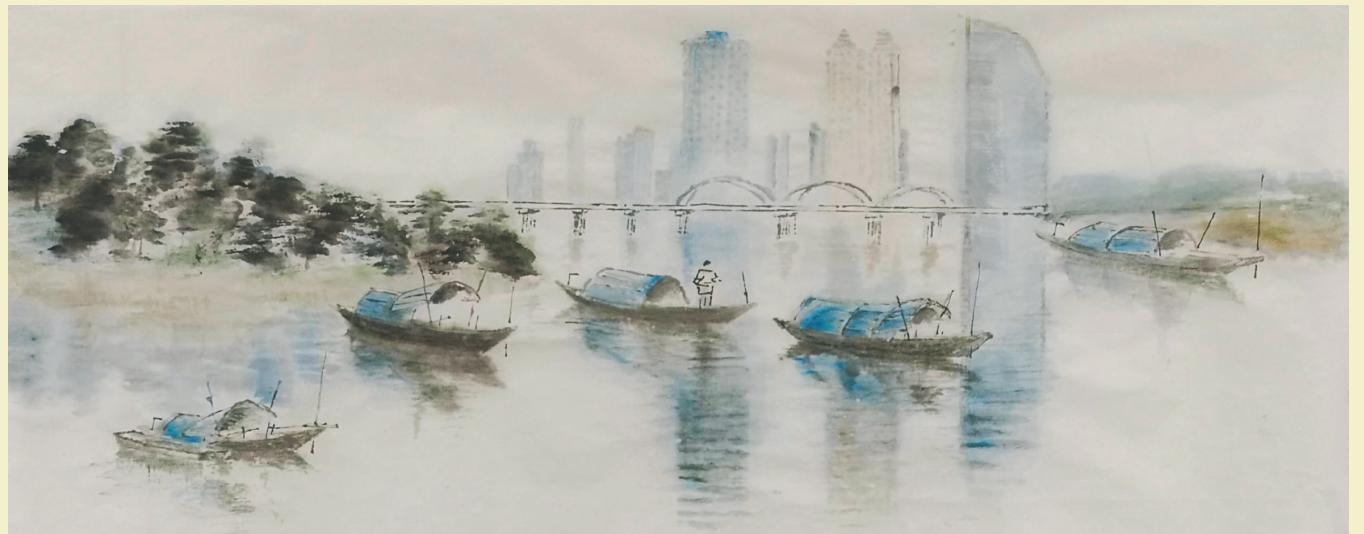
齐白石先生一生卖画养家，定居北京后，在他画室里，长期挂着1920年写的一张告白：“卖画不论交情，君子有耻，请照润格出钱。”同年还有一张告白：“花卉加虫鸟，每一只加10元，藤萝加蜜蜂，每只加20元。减价者，亏人而已，余不乐见。”齐白石卖画卖印，从不讲情面，除极个别亲友外，不论是谁，都要照价付酬，不能赊，不能减。他托人办事，或受人以惠，大多以送画为报，他把这视为人情与物值的交换，如果他感觉不合算，下次就不进行这类交换了。坊间有传说一次某订画者少付润金，白石先生俏皮地将一只虾的半个身子留在纸外了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北平一片混乱，粮煤奇缺，物价飞涨，齐白石在北平甚至无法维持生活，李宗仁主动指定专人定期送去大米、面粉、煤炭等，齐白石对这位素昧平生的长官“礼贤下士”非常感激，特地绘一幅寿桃图题上款送给李宗仁伉俪。北京保利2013秋拍“中国近现代书画夜场”上，白石先生的这幅送给“德邻先生”李宗仁的《花实各千年》成交价达到了3450万元，创造了齐白石寿桃题材单件作品最高记录。在20世纪画家中，齐白石是成功的，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，其中两条最重要：一是他没有膨胀的物质欲望，生活节俭，自足于温饱小康，有充分的精力与闲暇进行艺术探索；二是他始终保持着人格与创作的自由，用自己的艺术创造市场，而不是被市场牵着鼻子走。

我在兰石斋创办之初，也先贤张一出纸润格：“书画者，雅事也，可索可赠，原本无可厚非。然以此为业谋生，为国纳税又付房租，酌收润金，谅诸君子亦会领首许之……”二十多年走过来，窃以白石先生为榜样，保持本色，内心平静。



放马洲

作者：徐春生



原画作 100×50 厘米

元代著名道士张雨与晦冈李氏家族的交往

宋旭华

张雨（1283年～1350年），字伯雨，号贞居子，又号句曲外史，元代著名的文学家、书画家、道士，钱塘（浙江杭州）人。张雨在元代文学史、书画史上都是极为重要的人物，倪云林曾于《式古堂书画汇考》之《外史自贊画像》题跋中言：“贞居真人诗文、字画，皆为本朝道品第一。”曾于茅山修道，后师事玄教高道王寿衍，居杭州开元宫，开元宫遇火后，又在洛鹤湾建黄篾楼，收藏古代书画图书甚富。他与当时一流人物如赵孟頫、虞集、范椁、杨载、袁桷、黄溍、杨维桢等均有交集。张雨有《句曲外史集》《贞居先生诗集》《贞居词》等传世，今人辑有《张雨集》（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出版）。

南宋绍熙三年（1192年），抗金名将李纲四世孙李瑞仪肇基桐庐晦冈，后开枝散叶，瓜瓞绵绵。经80年左右的时间，宋元鼎革，有一支族迁往缙云、武义，家族主体仍在晦冈。元时，秉承了家族良好的教育，以及基于晦冈地势之利、物产之丰，此时出现了李骥、李文、李康、李恭等一批饱学之士。相传刘基、何景福等都曾在晦冈寓居，他们与李氏家族成员都有酬唱应和之作。而李氏家族的文化辐射力并不局限于桐江一隅，他们与当时最杰出的人物都有交往，张雨就是其中一位。

二、张雨与李康

李康（1312年～1358年），字宁之，号梅月处士，是当时知名的孝子、诗人，是永康胡长孺的学生，《宋元学案》将其列入“木钟学案”。明徐象梅《两浙名贤录》将李康列入“高隐”，《万历严州府志》也将其列入“高隐”。清人邵平撰《元史类编》，李康入“文翰”；清末民初柯劭忞修《新元史》，李康入“文苑”；清末民初曾廉编《元书》，李康入“逸隐”。曾著《桐川诗派》，对睦州诗派有梳理。李康诗文集已佚，《桐川诗派》也未曾流传下来。张雨诗文集中有两首涉及李康。先看第一首《李宁之馈石芥》：

桐庐有石芥，托根至清冽。

蔬谱久著名，未获躬采掇。

故人远见饷，启缶涎流倾。

端疑石发瘦，稍异莼缕滑。

隽永求正味，似为盐腌夸。

不然山泽腥，乃让姜桂辣。

岂非时俗气，草木为攻节。

柔和悦众口，甘于韭薤列。

吾宁事辛苦，还山拾薇蕨。

这首写李宁之赠送张雨石芥，张雨称李康为故人，可见两人关系之好。石芥即地衣，江南常见可入菜，张雨之前未曾采掇过。打开菜缶，口水流下来。但石芥正

味为“盐醯”“姜桂”所掩盖，张雨求之不得，认为时俗之气乃将草木改节，他自己要保持本真，还山拾薇蕨，做真正的隐士。这首张雨写赠送地衣的诗，乃是他托物言志。其实，李康三次拒绝出仕，一生未入仕途，是真正的高隐之士，反而张雨虽为方外道士，却是受到元廷册封的，算是一定意义上的出仕之人。

第二首是《李宁之煮茶亭》。李康有建有煮茶亭，故也号“煮茶”。族叔李文近山公，生年为1324年，比李康的年纪小了整整一轮，他写有《次煮茶》：“酒星不爱爱茶星，蚯蚓银瓶要细听。客自豫章传凤髓，泉通泄水带龙腥。花浮盏面云凝碧，烟到松梢鹤避青。多少昏昏醉中者，午窗一啜睡魔醒。”《次煮茶》描述了李康细听煮茶声，并在午后喝茶一扫睡意的情景，颇有意味。张雨的《李宁之煮茶亭》如下：

桐君山下一区宅，木茂土肥泉水香。

槎头钓鱼秋雨足，亭子煮茶春日长。

两山徒为盘谷隐，一水尚系平泉庄。

莫厌身名俱隐约，曾见輶轩来晦冈。

说李康的煮茶亭在桐君山下，这是大致而言，毕竟桐君山是桐庐的地标，诗最后点“晦冈”，乃是确指。该地“木茂土肥泉水香”，夹于两山之中，有一水系之，实在是好风水，也暗指这是隐居的好地方。“槎头钓鱼”、“亭子煮茶”，都是隐士做的雅事。“盘谷隐”、“平泉庄”用韩愈、李德裕典故，借喻李康所居之地园林之美。最后两句写李康是高隐之士，使臣曾来晦冈征召，可见李康声名远播。张雨对李康的品行是非常了解的，结合前诗李康曾赠张雨石芥来看，两人具有深厚的友谊。

三、张雨与李寿之

李寿之（1277年～1334年），字子仁，号南谷，又号闲所处士。康里子山为他撰写了墓志，其中有云：“公自幼谨愿，既长，不嗜声利，尚志读书，号南谷，乃榜其居曰‘闲所’。缙绅间以公志行高洁荐于朝，召至集贤院，讲论当世之务，授以官，公固辞